

海 簏 螺

也不知是多久时候的事了，传说合浦珠江（今南康）海岸上有俩兄弟。老大叫海保，心地善良，朴实厚道，很体贴村里的穷人。他十六岁那年父母相继去世，一串泪一把汗把穿开档裤的弟弟拉扯成人。

老大四十七岁生日那天，兄弟俩冒着北方冷雨出海，一连撒了十几把网，只捞到一个谷斗大的瓦坛。一个沙虫女爬上船来，老二张大嘴巴睁大眼睛盯着姑娘。老大感到好生奇怪，大海茫茫，哪来个妹仔？看她灵秀非凡，莫非是找坛子的仙女？老大捧起瓦坛恭恭敬敬地送到姑娘手上。她说声“谢谢大哥”便潜下海里。

兄弟俩划着空船回去。途中，一个头发花白的沙虫婆抓住了船舷，老大更感到惊奇，小心扶她上船。老婆子说：“刚才我女儿把情况都告诉我了。我送给你们两件宝贝。”老二眼睛转碌碌地瞅着沙虫婆傻笑，就想领宝。老大说：“搅扰了你家的器具，够惭愧的了……”沙虫婆打断老大的话：“幸亏你们保全我的宝贝，它里面盛满头发丝那么小的沙虫苗哩。每天涨潮，我都放一次沙虫苗，今晚我将这些小精灵撒遍滩涂，明早都长成拇指粗的大沙虫啦。你们不见滩涂上的沙虫任人掏挖都不会减少吗？”沙虫婆把两个宝贝交给老大，并说明它们的灵性。一个是米升那么大的海簏螺，每逢天气晴朗、和风细雨，它的花纹提前一个时辰呈现黄色；如逢狂风冷雨，它的花纹也提前一个时辰呈现黑色。另一件宝贝是海榄苗，种在岸边的烂泥里便长成橄榄树，摇一摇树干，就结出十颗银果，每天最多只能摇三次。沙虫婆还郑重其事地说：“满三百天，我的女儿就来挑女婿。我的女儿喜欢谁就跟谁成亲。”话音刚落，她就无影无踪了。

老大让老二挑宝，老二一手抓过海榄苗就往怀里揣。他心里暗喜：“大哥真蠢，益到我好痛快。”其实，老大比老二更快活。因为他亲眼看到许多渔民和珠民被狂风冷雨夺去了性命，阿爸是因暴风漂筏而死的，阿妈也被北风冷雨冻死在海里。如今有了宝簏螺，可用来预报天气啦。他寻思片刻，想出个办法：簏螺花

纹呈现黄色，螺号就吹出“嘟、嘟、嘟……”的声音，让人们放心出海；筋螺花纹呈现黑色，螺号就发出“嘟嘟——嘟嘟——”的警报，提醒人们不要出海，或者让在海中劳作的人赶快上岸。他走村串户，把这个主意告诉四邻乡亲。起初，人们半信半疑。七天过去了，海保预报的天气都准确无误，众乡亲都相信宝筋螺灵验，感激海保为大众尽心。以后，老大把筋螺系在腰间，经常察看花纹的颜色，一有变化，就发出信号。他还在百里海岸的每条村子交结朋友，请朋友们听到他发出的信号，就立即吹响螺号应和，并向远处传送。自此以后，沿海再没有发生漂筏漂船和在海里冻死人的事件。有个老渔民编了一首歌谣赞他：“海保海保，螺号螺号；天时气候，事先知道；何惧寒流，何惧风暴。”不知哪个沙虫女也编了一首唱道：“螺号螺号，海保操劳；沙虫满篓，海保功劳。”这两首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家喻户晓，童叟会唱。海保成了百里海岸最受尊敬的人。

再说老二把海榄苗栽在岸边的烂泥里，小苗苗马上伸高丈许，横枝斜逸，树冠大如渔寮。他抓住树干一摇，真灵，十块银子从枝头掉进衣兜。又摇两次，衣兜里便装下三十块白花花亮闪闪的银子，计有六斤多。他当天晚上就与大哥分了家，以后每天从榄树上取得三十块银子，不消两个月就成了方圆百里的大财主。他请人盖起楼房围起石墙，备了刀枪弓箭，还养了两只恶狗，开起当铺，收押值钱的物件，放高利贷盘剥穷人。他完全忘记了大哥教他“有了钱要多为百姓做好事”的话，他的门口成了穷人的鬼门关。

这天，天未亮老二就摇树取银回家，屈指计算，三百天得银九千块。他情不自禁地说：“山珍海味任我吃，绫罗绸缎任我穿，村姑渔女我嫌丑，专等仙女来成亲。”突然听到“嘟嘟——嘟嘟——”的螺号声，他冷笑一声：“狂风一刮，穷老大的茅寮就倒塌，仙女蒙住眼睛也不会摸中这个半老头子。”一个时辰过去了，狂风暴雨一阵猛过一阵，不少大树拦腰折断。等到风雨稍停，老二便衣冠楚楚到门口等候沙虫仙女来成亲，刚一开门，就见老大和沙虫仙女走到门口。沙虫仙女

开口便说：“二叔，你好哇。”老二听了，眼一愣脸一沉，嘴巴动了几下却没吐出声来。沙虫仙女又说：“二叔，这股风来得猛，掀坏了好些竹筏渔船和房屋。我跟阿爸商量，求您借给侄女三千两银子接济百姓。过几天我向母亲要钱如数奉还。二叔，您答应吧。”老二听了如雷轰顶。他是精灵鬼，已经悟到了老大认了沙虫仙女做女儿，败了他的婚事。他双眼冒出凶光，牙齿咬得格格响，一步一步地逼向老大。沙虫仙女急忙拦住老二解释：“我知道你大哥人好心好，死心塌地服侍他一辈子，可他不肯，说自己老了不能拖累我，还劝我做你的妻子呢。可我心里把你当作叔叔，把你大哥认做干爸了。你怎么啦，这是好事嘛。”

“好啦好啦，你别啰嗦！我有的是银子，千万美女任我挑，我要娶十房娇妻！”老二吆喝两只恶狗来把他们父女赶走。

过了一会，风雨迅速增大起来，老二赶去保护海榄树。他抓住树干，撩开衣兜，疯疯癫癫的一边摇个不停，一边大喊大叫：“白花花的银子撒下来，十房娇妻还嫌少……”可是任他喊，任他摇，没见银子撒落衣兜，却见家里的银块象树叶一样飘回榄枝上，抓也抓不到，摸也摸不着。只听得“霍嗦——”一声巨响，楼房和石墙都塌了，他眼一花手一松，整个身子陷进烂泥浆里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沙虫仙婆看到这种情景，立即给海榄树洒了几滴沙虫血，口念咒语，叫海榄开白花，结绿果，让穷人摘了褪水后做菜羹。

再说到沙虫仙女和海保。沙虫仙女向母亲取回一大箩银子分给穷人搭屋、修船、扎筏和补网，百姓都很感激她。他们父女相依为命，海保捕鱼吹簫螺，沙虫仙女挖沙虫补网煲饭，事事体贴阿爸。父女俩经常为穷人排忧解难，乡亲们把他们当家里人一样。海保年老归寿以后，海簫螺飞回大海了，沙虫仙女也返回大海与母亲团聚了。合浦沿海百姓怀念沙虫仙女、海保和海簫螺，喜欢用螺号传递信息，或邀队赶海，或通知群众抗洪抢险，保护海堤。这个习惯保持至今。

口述者：朱维杰，男，已故，采访时八十一岁，初小文化、汉族，合浦县南康镇居民。

搜集整理者：南樵，男，四十五岁，大学毕业，汉族，合浦县文联干部。

流传地区：合浦县。